

2019 SHANGHAI BOOK FAIR 上海书展 特别报道

► 李耘萍在演示搅拌印泥
▼ 鲁庵印泥印的印章
吴旭颖 摄



印章，是一件读书人的“大事”。西汉时期就有藏书家为书本加盖藏书章，表明图书的归属。章盖得好不好，印泥又是关键。在满溢书香的海上海书展主会场，鲁庵印泥传承人李耘萍端出一盒精致的印泥，熟练而轻巧地将它团成一团，供读者们参观试用。昨天的静安理想书屋，一群篆刻爱好者们排着长龙，学习使用鲁庵印泥。

有位篆刻迷一看印章的效果，便相中了李耘萍手中的印泥，连连询问“一盒多少钱？现在能卖吗？”李耘萍却笑了：“我们这次是给大家普及知识，这印泥卖多少钱，我还真的不知道。”鲁庵印泥传习所常务副所长陈标介绍：“李老师只一心钻研印泥，其他的都不清楚。”

已经年过古稀的李耘萍，一辈子围着印泥转。说起印泥的制作，她感慨：“真的很苦。”小小一块印泥，不到一半手掌大小，却需要多年心血。单是朱砂、蓖麻油、艾绒三种原料的获取，就能看出制作者的辛苦。

做印泥用的朱砂要尽量使用块状的，因为粉状的很可能已经混进不少杂质。但这就给制作者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他们要把块状的朱砂研磨成粉。“第一次制作时，两斤朱砂，我磨了两个月，精细度还是没达到要求。”这是第一“苦”。

新鲜蓖麻油比较稀薄，是不能用作印泥材料的，必须经过5-10年的暴晒，才能达到合适的黏稠度。“这是靠天吃饭，”李耘萍说，“大晴天多，5年就够了。连年阴雨，就得10年。最怕的就是冰雹。”她回忆起有一年下冰雹，晒油缸上盖的玻璃全被打碎，几年的心血一下子泡汤，难受得她当时就坐在地上哭。这是第二“苦”。

艾绒是艾叶经过反复晒炸、捶打、粉碎，筛除杂质、粉尘而得到的软细如棉的物品。收购



爱书人 ⑥

为篆刻作品「增色」

记鲁庵印泥传承人李耘萍

来的艾草都是连茎带叶，十斤艾草能出一斤艾叶，一斤艾叶只能出一两艾绒。原本自己加工处理的李耘萍收到了邻居的投诉，因为废弃的艾草茎在垃圾桶堆积成山。不得已，她只好托人加工，连续几个月跑到郊区，手把手教工人手法。为了稳定产出，李耘萍还远赴福建和农民一起种植艾草，下种时间、植株间距、怎么施肥，都有讲究，每到播种、移栽、采收，她都要去一趟福建，一年三趟，三年才终于种成。这是第三“苦”。

三种材料齐备，制印泥的“苦”还不算完。将三种材料融合，是第四“苦”。“很多年轻人觉得看上去‘很简单’，但学了两天，第三天就做不到下去了。”要让材料融合得充分均匀，需要一直不停地捶打，而且要根据材料变化适时改变捶打的角度和力度，因此这个过程也无法用机器代替。李耘萍伸出右手大拇指，关节已经因常年握锤而变形，“腱鞘炎、肩周炎、颈椎病，这都是我们做印泥的职业病。”

这么苦，为什么要坚持？还不是因为对一本本印谱的痴迷。

李耘萍师承高式熊，高式熊又是张鲁庵的忘年交，两位都是篆刻大家，收藏了不少艺术价值颇高的印谱。她身边的朋友，也大多是知名篆刻家。原本，李耘萍也想向高老学篆刻。但后来，她又觉得：“做事要专心致志。既然选择做印泥，就一定要一门心思做好，为篆刻家的作品增色，也算是在印谱上留下一笔。”

“读书要有仪式感，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不了解，不会用我们老祖宗的文房四宝，以及印章、印泥了。”李耘萍说。“这次来书展，我就是想给大家科普，看到这么多年轻人有兴趣，我非常开心。”

本报记者 吴旭颖

跟着行家逛书展 ⑦

贝拉： 越写，离家就越近



作家 贝拉

读书习惯：身边的孩子都长大了，我现在终于有大段的时间阅读了。

荐书：读经典，《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读了很多遍，每一次读感受都不同。

■ 贝拉今天上午在书展现场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浪漫主义作家贝拉出生于上海，迄今已出版《魔咒钢琴》《九一一生死婚礼》《爱情神秘园》《伤感的卡萨布兰卡》等十余部小说著作，但参加上海书展，却是头一回，这头一回搞得有点隆重，除了新书发布在中心活动区举办之外，还来了许多旧友新知，加上众多喜欢她的读者，贝拉不由感叹，我自己都没有料到会那么闹猛。

贝拉在20出头的年纪离开上海，赴日本留学，后又远赴加拿大生活，一路走得传奇而又鲜明。但是离故乡越远，故乡在她的心中就越是辉煌，上海成为她反复书写的永恒主题，每一个故事都与上海有关，每一段爱情都与上海若即若离，每一次写作都是对故乡的回望。叶赛宁说过“谁找到故乡，谁就是胜利”。

为历史留印记

这次上海书展，贝拉带来的新作《幸存者之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以好莱坞电影制片人迈克·麦德沃之父在上海的真实经历为蓝本创作的长篇小说。迈克·麦德沃的名字在好莱坞几乎无人不晓，他担任制片人的电影有《飞越疯人院》《沉默的羔羊》《费城故事》……八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迈克的父母是上世纪30年代从俄罗斯逃到上海的犹太人，1941年迈克就出生在上海，直到6岁才离开。迈克从贝拉上一部作品《魔咒钢琴》开始认识贝拉，得知她来自上海，就情不自禁地给她讲自己父母亲在上海的故事，讲他的父亲大卫如何从一个衣食无着的青年成长为当年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高管，以及在日本入侵上海后的种种变故。

迈克对贝拉说，他很感谢上海这座伟大的城市。但是迈克能给出到贝拉的写作资料非常有限，包括他父母结婚照在内，不过就是十来张老照片。而迈克只在上海生活了6年，一个孩子6岁前的清晰记忆，能留下多少呢？贝拉从档案中查到的资料也就10页左右，当年迈克父亲大卫作为美商电话公司职员所留下的文件、求职照片，甚至还有一

封手写的要求加薪的报告。可这些都不足以支撑一部非虚构作品。

贝拉采访完迈克的妈妈一年多之后，她就离开了人世，这让贝拉意识到，自己身边，见证上海这段历史的犹太老人们越来越年迈了，留给贝拉写作的时间愈发紧迫。“但是我的虚构，细节想象的填补，得到了迈克的极大认可。”哪怕小说里的一个电话接线员的出现，都经过贝拉的真实考证。

为故乡写童话

书展上人们热火朝天的买书人让贝拉惊讶，见到那么多席地而坐、贪婪地吸收知识的孩子，贝拉的眼睛里漾出一片慈爱之情。“要读经典，一定要读经典，读得越早越好。”贝拉说，“经典里的人性描写，使我的写作离开了泥地。”

贝拉说自己的写作起点并不高，非专业中文系出身的她，最初的写作激情洋溢，无节制地在小说里释放情感。她从2005年开启“犹太人在上海”系列的写作规划，第一部小说《魔咒钢琴》完成于2006年，时隔十三年，才有了第二部《幸存者之歌》，写作的进步有目共睹，她明年准备推出第三部——以贝拉自己的外公一家的真实经历为蓝本而创作的长篇小说《遥望金色圣殿》。贝拉的外公是“江亚轮事件”的幸存者，这个沉船事件遇难者人数达到3000多人，超过了泰坦尼克号，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却掩盖了真相。贝拉的外公就在这场沉船事件中救下了一个5岁的犹太小男孩，并把他在安置在自己上海的家住了100多天，这为贝拉的创作带来了灵感。

在贝拉长长的创作计划中还会有一个长篇童话，童话里，上海将变成一个浪漫美丽的城堡，在这个城堡中，一切美好的光明的事情都正在发生。“相信这篇童话，会点亮迈克暮年的人生，人越接近老年，童年的一切就越会回到眼前。”贝拉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书中的人物和写书的贝拉，他们似乎朝着各自的生命轨迹运行，但却常常碰撞到一起。 本报记者 徐翌晨



记者 手记

不忘传统

惊叹。

为了传承鲁庵印泥制作技艺，李耘萍把自己在日本留学的儿子叫回国，继承她的事业。在静安区石门一路15号的上海国宝鲁庵印泥制作技艺传习所，每个月底都要开展一节市民公开课，科普制作、使用印泥的常识。有时候是她的儿子授课，有时候是她自己讲解。

计算机、网络发达的今天，文房四宝、印章印泥依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这门技艺、这门学问值得年轻人喜欢，更值得代代相传。 吴旭颖

每一盒鲁庵印泥，旁边都会配上一把西餐刀似的工具。不少人不了解，这把工具是用来搅拌、团起印泥，然后使用的。一位年轻小伙看着李耘萍的演示目瞪口呆：“要是我收到这盒印泥，肯定是直接使用，还生怕碰坏了。哪里知道要先搅拌再用。”

据说，把印泥团成团的做法，更能体现传统工匠的巧思。因为有的印章比印泥盒子大，不好蘸取印泥。团成圆球的鲁庵印泥不仅可以粘在盒子底不掉，上面还能鼓出盒子边缘，可以倒过来涂在印章上。这种用法也让很多观众